



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发展工程
出版扶持专项

落入凡间的羊

(蒙古族) 唐新运 / 著

作家出版社



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发展工程
出版扶持专项丛书

落入凡间的羊

（蒙古族）唐新运 / 著

作家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落入凡间的羊 / 唐新运著. — 北京: 作家出版社, 2017. 8

(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发展工程·出版扶持专项丛书)

ISBN 978-7-5063-9649-3

I. ①落… II. ①唐… III. ①散文集 - 中国 - 当代 IV. ① 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7) 第 210070 号

落入凡间的羊

作 者: 唐新运

责任编辑: 史佳丽 李亚梓

特约编辑: 张绍锋 郑 函

装帧设计: 孙惟静

出版发行: 作家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 邮 编: 100125

电话传真: 86-10-65930756 (出版发行部)

86-10-65004079 (总编室)

86-10-65015116 (邮购部)

E-mail: zuojia@zuojia.net.cn

<http://www.haozuojia.com> (作家在线)

印 刷: 北京玺诚印务有限公司

成品尺寸: 170 × 240

字 数: 219 千

印 张: 18.5

版 次: 2017 年 12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7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5063-9649-3

定 价: 38.00 元

作家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作家版图书,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

目 录

比早晨还早一点	1
还过着牛日子的牛	3
家里燕子	6
邻居麻雀	9
驴脾气的驴	12
村 妇	15
夏上刀条岭	25
打 井	28
老 绞	35
驴 头	40
与羊共处	44
城里老鼠	50
苔 子	53
兽医王	55
旺财的智慧	65
城里的周末	68
燎天蓬	76

我无意中想到的事情	84
一坛肉臊子	89
那些挨饿的日子	94
母亲当年说过的话	100
悲喜菜市场	106
山的儿子	115
我的先人	121
巴汗家的一夜	142
米尔古丽家的羊肉汤饭	150
阿赛提的羊	156
落入凡间的羊	164
就在这条路的两端	168
除夕的穆赛莱斯	174
父亲的手脚	180
地主的一个周末	185
寻母记	194
桥头大爷	201
垂钓者	207
茵陈蒿的味道	211
雪落山城	218
树下，田中	222
无意中听说的	225
午夜大炕	235
铁锁子，满院子	239
海娜无香	249

米泉，稻田旁边种着棉花	256
初秋的夜晚，一个孤单的身影，一双黑色的眼睛	264
父亲占下的地方	268
爬到邻居墙头的葫芦	276
家里麦子八百斤	282

比早晨还早一点

我想不通，为什么老鼠轻咬木床的声音，绝似雨滴击打地面和窗户，为搞清楚原因，派生的居然是我醒后再也无法入睡。

汗颜的是自己一夜酣睡，这个城市却醒着，城市即便做了梦，也是断断续续、含混不清。城市的心里装着事情，每一夜都睡不踏实。相比而下，农村喜欢极端，城市则更趋向于折中。农村醒的时候仿佛新生，睡的时候近乎死亡；而城市好比真正的生活，平淡而悠长。城市有着极强的应激性并能迅速做出反应。她总是在喧嚣之后处于一种低耗能状态，以最有利于自己的方式迎接最无益的挑战，以最小的牺牲换取最大的利益。

城市的灯自然不会清醒，是一种伪装般的恹恹欲睡，却从未真正睡着。总有那么几盏路灯和家灯在站岗，在放哨，昭示这个城市醒着，她不可能也不会睡得死沉。城市的灯陆续熄灭，因了对称，也是依次明亮起来，使城市保持一种昏暗但不至于黑的亮色，是连续的不间断的，是视觉暂留。农村的灯是突然约定似的熄灭，又是猛然惊醒般地亮起，若黑，是盲人的黑；若亮，则如正午时玻璃反射的阳光。

这时候，城市的行人开始影影绰绰，看不清面容，更不知来自何处，去向何方，走得急急忙忙，他们比早晨更早一点，他们用自

己特有的方式将早晨唤醒，而后，悄然入睡，他们才是这个城市真正的精灵。

声音，从遥远处传来，似在前面，又隐约在后方，总是萦绕在耳畔，从不稍离。声音在累积，还在递增，偶尔的一声两声、三声四声，之后唤起各种声响，将城市吵醒，将自己隐于嘈杂之中，无处可寻。

车，明显少于白天，一辆驶过，等你期待已久时，下一辆才蹒跚到来，瞪眼细看时，又疾驰而过，留下一股青烟和不经意中用鼻子触摸得到，等留意时又了无痕迹的烟草味道。

东边的天打着哈欠伸着懒腰，而太阳早熟的光也正用小猫的脚步慢慢向我们挪移。夜开始有点酡红，仿佛昨夜未过的残酒，但即使这样，一夜聚集，一夜隐藏，一夜发酵，一夜压抑，一夜的期待，一夜的沉默，终于爆发。天亮了，昼撵着夜，还是夜紧逼着昼，总之，这又是憔悴的一天了。

哦！我困了……

还过着牛日子的牛

一头牛在静静地吃草。吃绿色的草。吃南山里绿色的草。

夕阳的余晖放肆地倾泻在她的身上，比不了公牛的粗野拥抱，倒也抵得上情人温柔的眼神。山中无雨，溪水正是清澈，而且缓缓流过，用儿时惯用的作文语言就是还唱着欢快的歌。几顶破毡房外，松枝正滋滋地燃烧，灶在一个小小的陡坡之上，奶茶壶扑哧扑哧冒着热气。

我手提一架小小的相机，在这头牛的周围寻找可以入镜的风景。那牛突然腰一弓后腿微张，一股浊尿喷射之后滴沥而出，两腿间的乳房被我看个正着，不是向前后伸展呈方形或浴盆形，不是纯种的荷斯坦，是二元杂交后的种。她还保持着母本的某些特征，两角对弯，皮肤较厚缺乏弹性，皮下血管若隐若现。我知道，再经过一次杂交，即三元杂交后，她的孩子身上本土的东西将荡然无存。

牛是人类很好的朋友，但她现在成了肉库、奶瓶、皮鞋及化妆品。草很短，遮不住我的鞋面。溪的那边，是铁丝围栏。我可以跳过去，也可以钻过去，因为我会直立也会弯腰。牛不行，即使是公牛，还得有个支撑，也勉强站立成四十五度，绝对不会超过六十度。这头母牛转过来悠过去，属于她的草地只是那么多，早已熟悉得如同自己的身体。她不停地啃食，仿佛不停地抚摸自己的身体。想想，

我是不可能机械地、重复地做一件事情。除非有目的。非经典的事物不停地重复，真是一种残忍。

没有什么动物不喜欢自由，当然少不了人类自己。牧区的牛和农区的牛一样，每年牛群转场，除了逐水草、逃避疫情，更多的是渴望自由摆脱束缚的成分在里面。

我走近她，想看仔细点，摸摸她厚实的脖颈和光滑的双角，她却惊慌地离我远去，站在高处，忘记了吃草，带着恐惧和迷惑的神情看我。我们家的牛不是这样，父亲和母亲一开圈门，就一起围了上来，还有用牛舌舔舐讨好感激的欲望。新疆的普氏野马圈养惯了之后，放回大自然因找不到水草加之恶劣的天气而横尸荒野，我用砖块趁人不注意时砸动物园里的一只老虎，它懒洋洋地起身在墙角拉下一堆植食性粪便然后慢慢踱回自己的窝里不肯出来，让我反而自讨没趣。这牛怕我，还存有一点她的牛脾气。

人每天都可以发情，每时每刻都在发情，牛没有这般幸运。一年中只有一次，除非珠胎不能暗结，才可以第二次发情。好好活着已不容易，非正常死亡更是让人扼腕叹息。牛的死亡大致可分为老死、疫病、屠宰之类，现在得加上难产和抑郁而亡。发情之时，母牛期盼着公牛充满爱意的蹂躏，谁承想进来的是银样镗枪头般的兽医之手。每年的一次发情，仿佛饥渴的土地，需要甘露的滋养，牛却无法享有这上天给予的自然权利，终身郁郁寡欢，这牛的一生还有什么意义？

我亲眼看见一只健壮的土种母牛，因为生产的是一头冷配的西门塔尔牛犊，牛犊的半截已露在产门外，另一半还赖在肚里不愿出来。年轻的兽医胆大心狠，用小四轮拖拉机将牛犊连同牛犊的家一起搬了出来。最后的结果自然是母子俱亡。

牛群之中，肯定是有一头高大威猛具有领导才能和艺术的公牛

作为首领，他在享有宠幸所有母牛的同时，也承担着所有的危险和责任。母牛们心甘情愿又责无旁贷地生活在他的权欲之下，争风吃醋是免不了的，但母牛现在翻身解放了。

县、乡、村、组每个冷配点的墙上，都张贴着一张公牛的选美图，荷斯坦、夏洛莱、利木赞、褐牛，看中哪个就选哪个。如同若干世纪以前的欧洲女性，以拥有多个情人为荣。随便派一头母牛过去，定是花魁无疑，为母性长足了面子。可话又说回来，一头再健壮的公牛，一头精心饲养的公牛，按每天都有发情的母牛供他宠幸，他像永不知疲倦的“东方红”铁牛一般勤奋耕耘，一年下来，怀了他的种的母牛又有多少呢？采用冻精冷配技术，一头公牛一年所产的冷冻精液，可配一万头以上的母牛，这到底是母牛选择了公牛，还是公牛选择了母牛？究竟是公牛征服了母牛，还是母牛征服了公牛，折腾得人头疼！

我围着这头母牛不停地转悠，看她吃草，看她喝水，看她嗅着摸不到的空气，看她用自己的语言传递信息，最主要的是看她看我，互相对视。牛的主人——一个憨憨的哈萨克族青年走了过来，展颜一笑，露出一口洁白细小的牙齿。我模仿着他们的语音和语调问他，养了几头牛，是公牛多还是母牛多，若是母牛多，那么是用公牛配的牛犊好还是冷配点上手配的好？他用流利的汉语告诉我，六头牛，全是母牛，冷配的牛犊好，价格也高，今年的牛全部都是冷配。

我知道，牛的日子过够了！

我可能再也无法见到牛车，也见不到犁和汗流浹背的牛了！

昨夜的梦中，那几座毡房依旧，牛却无影无踪。

家里燕子

一对乌黑油亮的燕子来北方度夏，竟然选择了我们这家。看他们无暇弹拨那五根电线，忙忙碌碌做巢的样子，我现在想起，那定是在燕国未婚先孕的一对。

它们把巢筑在家里盛猪草的那间屋里，两只相亲相爱的燕子早出晚归，不停地衔泥，几乎累得脱相，但我也看得出来，它们的脸上充满了幸福即来的满足。让我心焦的是，那只雄燕的脚上有一根丝线在飘，总有怕缠绕在树梢、檐端、水草之上的担心。若是在北方遭的劫，苦难也不算太久长，若是从南国带来，艰辛自不言而喻。

我坐在南墙根下，看阳光行走，也注视燕子在羁绊中做巢。不行，我非得把这根线去掉。万一宝宝出世，跟它老爸嬉戏时，被丝线缠住掉下地，后果不敢想象。

我拿来一条盛粮食的大麻袋，趁燕子进屋时，冲过去堵在门上，试图抓住燕子，但是燕子的心思如同它的长相一般伶俐，疑我心不善，总是在我抓到它的瞬间脱逃。甚至有一次，我已经抓住了线尾，抓得不太牢靠，就在从右手倒往左手时，它飞走了，我能看到恐惧中掺杂了胜利和迷惑的目光。

我一直坐着等，燕子总会忍不住回家。燕子回家的间隔越来越长，仿佛不应期一样。可我如坐针毡，几不能支。看阳光下的身影，快要和我等高。母亲是个勤苦的人，天麻麻亮，不，应该是黎明前

的黑暗时分就和父亲下了地。地里燕麦成湖，拔燕麦也不是力气活，属于人多好办事的那种。我不下地，无疑是在偷懒，是村里人所说的“胎孙”“扒场货”。母亲看不到自己的儿子在做一件大事，在保护动物，也在保护人类自己，在积德，回来后必然要责骂一顿，甚至是责打。父亲身体单薄，干活总也比不过村里其他男人，受尽了母亲的埋怨，母亲心强。多年以后，我即将大学毕业，对母亲的喋喋不休和说教不耐烦了。父亲说，说你几句就不行了，这么多年我是咋过来的？我不禁哑然失笑。

雌燕等不到雄燕回来，起初悄悄伏在即将成形的巢里，一声不吭。后来实在无法抵抗孤独和寂寞，一种不祥的感觉让她猛然飞出门口，冲天而去，留下一道无形之弧在空中。

这是一次极漫长的等待，比永恒还要久远。前几次，雄燕还要在家的附近翻飞几次，这次双双踪影全无。我开始站在南墙上东瞅西望，极目远眺，不放过空中和天际任意成双的黑点。阳光开始沉重，猪开始哼哼，鸡不甘示弱，声嘶力竭，它们饿了，我知道父亲和母亲即将回来，他们也饿了。在简单而又纯粹的农村，人和牲畜同呼吸，共作息。猪听见锅碗瓢盆的轻响，就会在圈里不停地走动，会拱拱猪槽和墙根，甚至会咬咬猪圈的小铁门；当人在烈日下辛苦一上午，得在树下墙根床头坐着打盹及至入睡，忘记做饭时，鸡伸长脖子的凄厉之声和牛哞，会将人吵醒。

我的影子看起来比我短了许多，我可以在阳光下随时踩着它。我得等，必须等，等它们回来，我已经等了这么久，责骂是免不了的。我拼上一顿责打，我还要等一下午，整个一天，燕子这次不回家，那可确实不回来了，它们会把家安在别人家里，也可能在另一个村，一生气它们越省了跨了国家，它们会用燕语在国外宣讲，这里不容它们，我们的国际影响会再坏不过了。人的世界里若是少了捉虫燕子的鸣叫，人也会少去多少声音，人将再不会看到雨前燕子

的低飞。蚂蚁搬家若是没有燕子低低掠过，预报效果不会令人信服。庄稼会被虫子折磨得遍体鳞伤，偷偷哭泣，这种心理不健康的食物进了肚子也不瓷实。

我依然在等，我知道，我在等燕子的时候，燕子一定也在等我。

我就不相信，谁等不过谁。

燕子终于双双飞回，它们想通了，不清楚我究竟要做点啥，但也知道我并无恶意，那个即将完工的巢，总是诱惑。除了感情，许多东西都难以轻言放弃。也许它们考察了许久，觉得还是我们这家最合适了。我对你们确无恶意，要想迫害你们，我根本不需要这样耗神费力，我连弹弓都用不着，用石子就够了。放羊的时候，路过田边地头，有贪吃和奸猾的家伙，将偷啃庄稼时，我不会走过去，我兜里有的是石子，打绵羊的左角，绝不会触上耳朵；打山羊的胡子，根本动不上那对肉铃铛。

成年以后，想起此时燕子的心情，特像情人间的每次得寸进尺。

事实上，燕子自己也认了，我掀开堵门麻袋的一角时，它飞了出去，但身子顿挫了一下，这个机会苕子^①也不会错过。我仔细解开那道丝线，脚爪上有一道深痕。不过应该不要紧，过不了几天就一定完好如初。只要活着，时间会把一切摆平。

我把燕子捧在手上，像电影中的孩子放飞一样，我也是个孩子啊！院门被轻轻推响，父亲和母亲沉着脸，一个肩上扛着铁锨，一个肩上扛了坎土曼走了进来，脸上汗路崎岖，盐粒渗出。今天不只是拔燕麦，还挖了渠，刨了埂子。我定立当地，等父母的责骂，但破例了。

曹操当年说“绕树三匝”，家里的燕子每日绕屋不下九次，还天天绕，安了家之后，又去把亲戚叫了来，一块儿绕，经年不去。

① 苕子：新疆话，傻子、智力低下、不明事理的人，相当于“神经病”、“有毛病”等，朋友间开玩笑经常听到“你苕子啊？”。

邻居麻雀

不知从什么时候起，房檐下多了一对麻雀，确切地说是在檐上瓦下。看它们亲密的样子，真令我羡慕甚至嫉妒。

我和邻居和睦相处，它们喜欢我这里的清静，我欣赏它们的幸福。令我吃惊的是，这对麻雀从来都不把花白鸟粪落在院中，它们没有定点的厨房，却有固定的不为我所知的卫生间。

随着时间的推移，檐下多了些稚嫩的声音，我的邻居家里添了雀口，麻雀父亲也日渐憔悴。这帮小家伙不像它们的父母，只在早晨叫醒我，而是成天嚷嚷，在我吃午饭时更甚。我有午睡的习惯，可是这帮小家伙总在吃饱喝足之后对它们的午餐评头论足，还要为谁收拾锅碗瓢盆喋喋不休，让我根本无法入睡。我冲出门去，拿起隔壁小孩的水枪，射出教训的子弹。声音立刻向里缩了进去，竟至于无。过不了多久，又像不倒翁般的，按下去又弹上来，反而摇摆得更厉害。习惯是慢慢养成的，现在没了它们的叫声，我反而觉着少了些什么，反倒睡得不踏实了。

雀仔渐渐长大，我做午饭的时候，能看得见它们淡黄的嘴角、迷惘的眼。麻雀父亲依然在檐端，周身盈满了做父亲的满足。它太忙太累了，羽毛已无往日的光滑和整齐。雀母一心扑在儿女身上，竟冷落了它。

终于有那么一天，我早晨起来，照例去问早安，一只雀仔正躺在冰冷的地下。我拾起它，发现尚有微温但已气绝身亡。我知道我犯下了一个巨大的错误。雀仔一定是想学父亲同我打招呼，却失足从那么高处掉了下来。它双眼紧闭，身体越来越冷，它还没认下我，就离我而去，我真是混蛋！人家两口子从大老远来你家落户，并决定在这里生儿育女，是给你面子，是看得起你，你除了给它们住处之外，从来都没为它们的安全着想。

付出惨痛的代价之后，我立即采取措施。我找了一张久已不用的桌子，在上面放了一条羊毛毡，又加了一床破棉絮。完了之后，我拿一只鸡蛋上房模拟扔了一次，鸡蛋完好无损，我想雀仔定会安然无恙。

做完这些防护措施，心中多出些期盼和恐慌。希望哪个调皮的家伙在嬉戏中被踹出来，正好可以检验一下防护措施的性能，但又怕它们真的掉下来，万一……免不了上瞅瞅下瞧瞧。雀父雀母强忍丧子之痛，对其子女严加管束，再不许出雀门半步。檐下多出的这个庞然大物，对它们的生活有何意义，它们无从知晓。雀仔再也没有掉下来，我的小心逐渐淡去，我的谨慎也开始变得若有若无，我甚至天真地想，雀仔再也不会掉下来了。

北方有一个养而未教的儿子——西北风，吃饱了就四处骚情，惹是生非，看我的防护措施不顺眼，就一脚踹开。因了我的天真，没马上扶正。世间的事总是那么凑巧，另一只雀仔就在这天掉下来，落在倒掉的桌子旁的破棉絮上，虽不至于死，但从它龇牙咧嘴的样子、痛苦的叫声中可以想象得出这一摔也够它受的。它身上已有短短的绒毛，急于试飞，竟一失足受几日痛。

我小心地托它上房，然后把它从瓦下塞了进去。我没有揭开瓦，我不能也不想改变雀家的格局，如同我不愿让别人收拾我的屋。哪

怕是一丁点的挪动，都会让麻雀一家感到陌生。在我做这一切的时候，两只大麻雀上下翻飞，急促地鸣叫，我不知这是感激还是警告，很可能是后者。因为此后两天，它俩都不去喂小麻雀。早上自不必说，中午吃饭时，小麻雀因饥饿而发出的凄厉叫声，即使是个魔鬼，也无法忍受。雀父雀母肯定认为我会趁它们喂雀仔之际抄它们的家，总是站在对面的树枝上看我，满怀戒备之心。偶尔趁我进屋或不注意时，赶快飞到家门口，然后又迅疾离开。眼看自己的骨肉近在眼前却必须分离，一定要比情人间的可望而不可即痛苦百倍。

哎！你们不喂，那我就喂吧！城里没那么多的虫子可捉，况且我也不知道你们的老家在哪里，是喜欢川味呢，还是更钟情于鲁味？是爱清淡，还是希望油腻多一点？将就一下吧，我这里的疆饭，不知合不合你们的胃口。再说了，有总比无好一点吧！

幸好，两只大麻雀见我并无恶意，已双双回家，为我省了不少麻烦。家固然是回了，但猜疑和警惕之心未除。麻雀不像人，受了一点点的好处和恩惠就感激涕零，恨不得掏心给别人看。麻雀深知刺猬定理，挨得太近，会扎伤彼此；麻雀还坚信“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的道理。小麻雀已经长大了，连最小的那只也能在离地三尺的空中扑腾一阵，当然，个个都学会找食了。

看来这一家对我评价不错，一定高度赞扬了我，并真切地接受了我。不知它们是写信还是打了电话，总之，又有两对青年麻雀从别处赶了来，在我家落户。不知是这家的堂兄还是表弟，反正它们都认识。它们把家安在了先前那家的左右两侧，可我只有一张桌子。明年我必须在檐下再种些蔬菜或是植块草皮，免得悲剧重演。